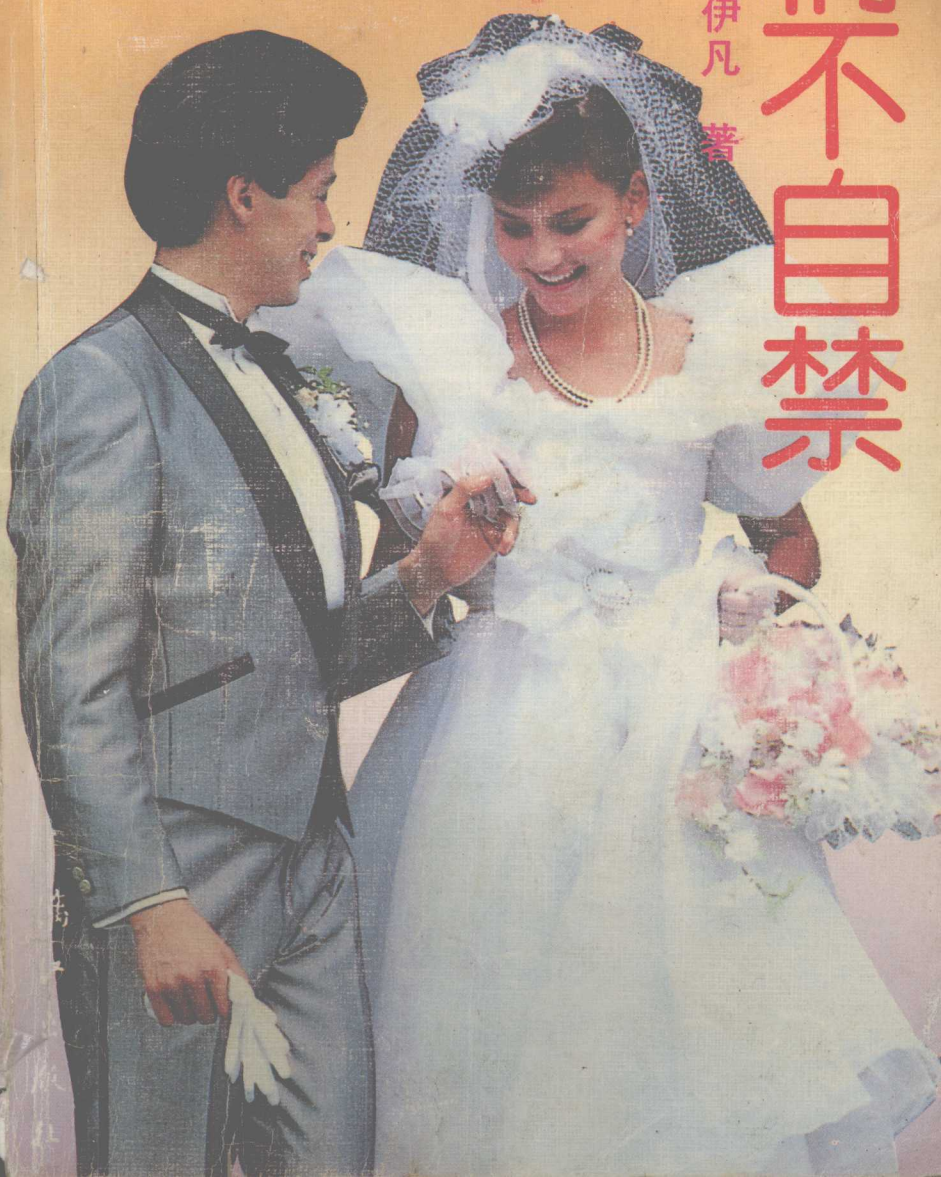


情不自禁

(台湾)伊凡 著



情不自禁

(台湾)

伊凡



《情不自禁》内容提要

火辣辣的春情，穿透内阁香风阵阵

咫尺的天南地北，霎时间月缺花飞

天生丽质，亭亭玉立的妙龄少女，一个偶然的机缘，在台北市郊一个豪华的酒店宴会上，与风流倜傥、英俊洒脱、孤傲自信的画家相识了，在觥筹交错，频频举杯，目送秋波的接触中，两颗春心涌动，相互碰击，迸射出爱慕的火花。她——令人艳羡的女大学生狄可欣，他——充溢着艺术家浪漫气息的画家朱思平，虽自然地拉近了距离，却又含蓄地固守着自傲的心灵的殷地。作为他俩的牵线人——女记者莉亚，又不自觉地卷入爱的漩涡。莉亚追求朱思平，狄可欣的妒火在胸中燃烧，她愤然离朱思平而去，但又时时忍受不了爱的折磨，她痛苦、她思念、她渴望、她梦萦千里……朱思平虽清高自傲，但总也忘不了狄可欣的万般柔情。他在艺坛上成就迭出，报上又披露他即将出国的消息，狄可欣在迷惘中叹息，她的同学小马又痴心地爱恋着她。就在这人生的舞台上，她、她、他、他，交织着爱、怨、苦、恨，情不自禁地弹奏出一曲曲动人心弦的歌。

谁是她的罗密欧？谁是她的朱丽叶？每一个音符从开篇就暗示着。

但结果统统不是你所想象的……

“他有一头细腻的发丝，单眼皮，长睫毛下的目光闪着柔光，大鼻子、宽额、棱角分明的小嘴、丰满的双颊、白嫩的皮肤、宽厚的胸膛、孔武有力的臂膀，笑时风情万种，不笑时也很性格，他的唇尤其丰盈柔软，亲起来就像在舔棉花糖的滋味……”

狄可欣刚好走过，听到一个女人在形容一个人，那大概是在形容女人的男人吧！

大概又是一个专攻爱情故事的小说家吧！

“还有，他喜欢坐在我的肚皮上！”女人说。

坐在她的肚皮上？

“天啊！他还能站呢！”女人又说。

站在肚皮上？这个男人是谁？这个女人又是谁？

“天啊！他一站在我的肚皮上就露出得意的样儿！”女人甚至尖叫着。

那女人是谁？

女金刚吗？可以承受男人站在她的肚皮上。

狄可欣突然很好事，走上前插入人家谈话。

“对不起，小姐，你是女金刚吗？”她直接问女人。

“他是金刚啊！”女人的表情非常兴奋。

那还了得！一个金刚男人站在女人的肚皮上？

不像爱情嘛！

“才两个月大，就会在床上打三百六十度旋转，不是金刚是什么？”女人说得眉飞色舞的。

恍然大悟！

原来是一个作家女人在形容自己的婴儿。

狄可欣垂下头，觉得很无趣。

这是一个很无聊的宴会。

无聊是因为谁也不认识，再来就是看到这些虚伪又穿金戴银的女人，便觉得嫌恶。

但是，莉亚表姊又在哪里呢？

这是一间靠郊区的豪华别墅，楼下就有六七十坪左右的客厅，大到令人称奇，原来台北的土地大概都被这种深宅大院给买下了，难怪，台北市寸土寸金。

从客厅逛到餐厅再到浴室，几乎每一个房间都找了，但就是不见莉亚表姊的人影。

倒是这幢楼下的景观全部映入眼帘。

但她得到一个结论是：浪费！

台北是蓬勃的经济城市，但可怜人还是举目可看到——如果有心想找，破落小屋和收垃圾的老人都依附在最热闹的地方，就像民权路的行天宫地下道，也是贫穷者聚集的地方，只是还需要过滤有人假冒。可见台北这城市是最前进也是最落后的……

她这么想时，自己的两条腿已步上了二楼。

二楼的梯阶像一条小蛇，就设在大厅旁边。

这样的建筑好像是电影中的豪华住宅，没有电梯，似乎只有金碧辉煌的人工装潢。

“噢！小姐，你上去做什么？宴会在楼下！”

有人叫着，她回头，一个理直气壮的微笑。

“找厕所！”

她溜烟，跑上了二楼走廊，不理睬客人在下面叫着。

“啊！小姐，楼下有厕所嘛！”

客人拿着酒杯，有点儿摇晃，最后摇摇头，隐入人群中。

二楼似乎比楼下隐密，因为房间相隔，没有空间，只留下走廊，沿着墙壁上挂着都是画。

看一看，好像画得很好，都是出自名家的手笔。

走着，走着，竟走进一间藏书室，说它是藏书室，一点也不为过，藏书之丰富，令人称奇！

她走上前去，从书架拿出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全集——一九五七卡谬异乡人”

这不正是她所喜爱的一个伟大作家吗？

环顾四周，再仔细看看书架上的名目，哇！琳琅满目，真令她吃惊，有艺术、文学、摄影、哲学、禅学……等一大堆的书，如果此藏书间没有一万本的书才奇怪呢！

她这么想时，手中的书因为太厚重，是精装本，掉落地上。

她蹲下去拣，突然一双脚站在她眼前——

顺着脚，看上去，是一个男人——

扶着书架站起来，晃晃尚未清醒的脑袋，定睛一瞧——

眼前的男人站在离她鼻尖最近的距离。

高个儿，眼睛炯炯有神，在一双眼睛下的嘴巴，正蓄着短短的胡子，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头长发。

她是吓得拔腿就跑，手中仍紧紧抱着那本精装书。

奔出房间，奔向走廊，逃进另一间房间。

把门一开，喘着气，待惊魂刚定后，环顾四周。

这是一间起居室。

有软绵绵的床、衣柜、大壁灯、镜子，还有书桌和浴室——

天，她用手背重重拍着前额——她是完蛋了！

墙壁上有一张巨大照片，照片上的人是一个男人，照片上的男人正是刚刚碰上的男人——

那个男人大概是这幢房子的男主人——
而她却误跑误逃，闯进人家的房间来了——
她赶紧把门一开，冲向门外——
突然——

一个响声，眼冒金星——到底怎么回事？

她整个人跌到地上，对方也跌坐在地上。

然后，她晃晃尚未清醒的脑袋，吞了一口口水——

再一次定睛一瞧——

她跌坐的地方又正好是离那个人鼻尖最近的距离——

对方的眼睛忿怒得有如铜铃般大，那双唇上的胡须，像矗着一根根冲上来的怒发似……

“我以为正撞上冰山？你是谁？怎么一会儿像只老鼠，一会儿又像颗炸弹？”男人怒斥着说。

男人又摸着红通通的鼻子，非常狼狈。

她原本要说抱歉的嘴巴一下子张得大大的，突然也感觉非常盛怒，这个男人怎么可以骂她是老鼠？

男人坐在地上，眼睛非常可怕，一下子变得像流氓般，男人从地上找到眼镜，戴上去。

一下子，整个男人的脸蛋全出现在她鼻尖最前面。

她一惊，猛然想起来，这不正是电视上曝光率最高的名人画家朱恩平吗？

难怪，刚刚的照片一直觉得很面熟，但又想不出自己怎么会认得这种英俊漂亮的男人！

不过，她能确定的是，她并不认识他，而这一逃一撞，也许能撞出一点什么也不一定！电影上，小说上不是都这么演的吗？

“哦，对不起，我……她有点紧张。”

“你到底是谁？”那嘴角惯有的嘲讽来了。

“我！哦……我是我——”她摇摇头，“不，我是说我是谁连我也不知道——哦，不，不，我是说，我是我，我要找我表姊……她，她不见了，我到这里来找她，请问——不知道她是否有来这里？”

“你是怎么了？”

“我……我找我表姊，”

“哦！一个表妹找表姊？然后到我的寝室来了？”

“不，我是逃来这里，不是故意走进来，况且，你怎么没锁门呢？”

“我们没锁，关你什么事？你这个冒失鬼，我正在想你是那一个写小说的？你的笔名是什么？你有名气吗？”男人这么说。她觉得很奇怪。

“我有名气，这有什么关系？”

“我倒要以名气不决定等一下如何跟你算帐！”

“你这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报上大名颇分量，我就跟你打交道，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如果你是一个无名小卒，那就恕我不留情了！”

男人有一种气势凌人的语调，正如电视中出现的那种高姿态、目中无人。

她非常生气！

“我不是作家，连无名小卒也不是。”她瞪着他。

“那你如何进来？你在被邀请有名单上吗？”

“对不起，名单上没有我！你耳聋了吗？我刚说过我在找我表姊，是她带我来的。”

“你表姊是谁？”

“名记者莉亚小姐。”

“是吗？她是你表姊？”

“怎么？可以暂时让你收敛一下刚刚的王八蛋德性吗？”

“你又知道一个王八蛋该长得什么样吗？”

“我想是长得像你这副德性！”

“那你错了，一个王八蛋不戴眼镜的，你知道王八蛋是男的还是女的？”

“你怎么骂人了？”她一惊。

“我可没说王八蛋是女的哦！”他故意抓抓眼镜，把头扬得很高。

“你这个——”

“王八蛋吗？小姐，我不管什么王八蛋了，你知道进来我私人住宅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吗？”

“我不懂！”

“你知道我这里装有好莱坞最新式自动防盗显示器吗？配合电脑扫描系统找到你所站的位置反你驱逐出去的！”

“可是我却在这里。”她认定他在故弄玄虚，扬一扬眉，很得意揭穿他的吓人伎俩。

“那是因为我今天关了自动防盗显示器！”他奸笑着。

有人走上前。

“噢，你们怎么坐在地上聊天？”

这时，他们才警觉过来。

两人对看了一眼，忽然笑起来。

两人站起来，提醒的人也笑得走下楼。

随即，她正经的说：“我现在马上离开，你可以在我走后按下开关，请让路——”

“等一下，也许——”他咬咬嘴唇，“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到处嚷嚷，说我在宴会中把一个没有名气的小女人赶走？”

“你害怕什么？”

“你有一个名记者表姊。”

“那又怎样！”

“如果明天的早报，刊出一位画家剥削一位女性的所谓平等地位时，我很难想像后果！”

“你真是不自知之明，但，不免眼光短浅，喂！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小人一样利用权势报复的！”她趁机骂人。

“你……”他把眼镜取下，露出一双x光眼睛。

“你还是把眼镜戴上吧！”

“我并没有近视。”

“那又为什么要戴眼镜？”

“你在乎知道答案吗？”

“对了！”她打了一下脑袋，“我为什么要知道，你是谁都不重要，因为你的品格太差劲了！”

“是吗？”他眼睛一闪，戴上眼镜，眉头紧紧蹙了一下，“从你的眼神，我看到了不满，但，女人，你以为我朱恩平轻易在乎一个女人对我的反感吗？”

“一个女人！”她本要走，听到这一句，不得不说句，“哼，大名人，你母亲不是一个女人，将来你的太太、女儿也是女人，而且，最可惜的是你是一个女人生出来的男人，女人这个角色在你生命中却是非常重要！”

“你是不备而来的吗？瞧你那张厉嘴！”

“别又高估了你自已！我是莉亚表姐拉我来的。”

“那你又为何要来？”

“因为今晚太无聊了！”

“看你一副枕戈待旦的架势，不像一个淑女应有的态度。”

“看你一脸不男不女的打扮，实在也不像一个名画家应有的

礼貌。”

吓唬——

朱恩平侧头大笑，他曾周游列国，讲的是英法文，接触的是艺术理论，很不可能有这种时机去跟一个年轻的女孩斗嘴，所以他觉得自己真可笑。

“我是谁你不认识吗？或者我的作品你不熟悉？”

“你的人是给反传统者当榜样，你的作品却是给名家当评鉴的，我既非嬉皮，也不是什么名家，这世上多你少你无关我这种凡夫俗女的，请让路！”她故意这么说。

“我真是既兴奋又难过，原来你了解我的作品，但可惜了解的不够，你并不需要离开这里，我看你还在读书吧！”

他突然露出宽宏大量的笑容。

她却敏感的听出他在嘲讽她的年轻。

“去吧！小女孩！去楼下大厅四处逛逛！”他又忽然这么说。

她站在原地，犹豫片刻，发现他正在注视她。

他看起来顶多三十多，而她二十三，由于她太早熟了，所以心智非常老成，可是外表却纤柔浑圆，比实际年龄稍年轻一些！

“还有，关于形象问题——”他皱着眉头，“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形象角度观，你无权干涉或批评！”

她抬起头，想反驳，他却阻止她：“你讨厌我留长发，或者讨厌我说话像国王什么的，我是我，那是我的造型，喜不喜欢却是你的事，因为也有人喜欢，我希望将来你长大以后，学会客气点，好吗？”

“我已经长大了！”她提醒他。

“心智尚未成熟！”他摇摇头，嘴角又笑起来。

“不，你错估可欣表妹了！”突然在他们身后传出这一句话。

什么时候，莉亚表姊终于出现了。

莉亚表姊从楼梯口走上前，朱恩平迎了上去。

朱恩平的双手环住莉亚表姊的腰。

你的小表妹可有一张锐利的爪牙哦！”

“你总算领教你学妹的厉害吧？”

朱恩平非常震惊。

“她……”

“人家现在正是你们学校的助教呢！”

“真的吗？”

“可欣，你没有告诉他你是学抽象派的吗？”莉亚表姊问狄可欣。

她看了一下朱恩平那有点垮下来的表情，非常快意，不愧为名记者，正中下怀，一针见血就够了。

“我教狄可欣，就教于××大学，请指教。”

她觉得自己和莉亚表姊配合得天衣无缝。

“难道你不觉得我们可欣表妹长得有点像文艺复兴时代一位叫波谛采立画家笔下的和平女神吗？”莉亚又说。

他却仿佛陷入沉思——

“嗨！大名人，你在想什么？被我们小表妹弄得失魂了吗？”

“哦！我是觉得波谛采立创造的女性都有一种可爱中——可爱中蕴含一种神秘气质，但她却一点也不像，倒有点——”

“好了，别闹了！我看我先走了！你们继续聊吧！”狄可欣说。

她真生气，眼前这个朱恩平如果不承认她像和平女神也就罢了！还愣什么！干嘛说出真心话！她这么想。

“你看，你把咱们表妹快逗哭了！”莉亚表姊可不饶人。

被莉亚表姊这么一挑起，狄可欣真觉得不是滋味。

“不，我是要说她刚才的表情使我觉得她像蒙娜丽莎！”朱恩平忽然加以的解释。

她撇撇嘴角，心想：“你少亡羊补牢了！”

她是不领情的！

毕竟他只是在卖弄画家的学问！

谁不知道蒙娜丽莎的微笑包含着纤弱、娇艳、迷惑……

而她可不是！

这莉亚表姊也未免太离谱！

什么和平女神！

那种中古世纪要死不活的表情就叫女神！

她不是不懂欣赏艺术和美女！

真是多自己一个笑话看！

“说真的，咱们言归正传，朱恩平，这次你开酒会最主要的目的何在？”

莉亚换上职业记者的访问表情。

“这算访问吗？”朱恩平恢复电视上惯有的微笑。

“你请我来，难道不为这项‘边际效用’吗？”莉亚说。

“别说得太露骨嘛！你应该说是顺便访问啊！”

朱恩平上前拍拍莉亚的肩，无视狄可欣的存在。

“莉亚表姊，我先走了！”狄可欣看不惯这种恶心的场景。

“你上哪？”莉亚问。

“回宿舍。”

“你等等，我只问他几个问题就好，我送你回山上，我也要赶回去写报告。”莉亚把笔掏出。

“可欣表妹，”朱恩平却转向她，眼角含有一贯的敌意和骄傲：“你既是我的学妹，改天也许可以拨出一点时间，好让我把巴黎留学的经历说给你听，希望能够对你的学生有一点助益！”

“免了，谢谢，你还是专心做你的商业画家吧！”她说。

“奇怪！你们两个真是冤家！”莉亚笑着。

两人相视一会儿，朱恩平马上说：“我看其实也没什么好访问了，莉亚，你就先陪我们小表妹走吧！再不走，这里好象要爆炸了！”

“你住嘴，你不是火药库，我也不是炸药！”狄可欣盛怒了。

“可是，没有人说你是炸药啊！”朱恩平说。

“天啊！这里真有一场不小的战争！”莉亚叫着。

“莉亚表姊，我真的要走了！”

狄可欣说完，头也不回，掉头就走。

“好！好！我们走了，这样好了！回家后我再打电话给你，就在电话中做专访好了！”莉亚转身对着朱恩平说。

“好，最好能赶上明天的早报！”他扬着手。

狄可欣听见了，突然回头，嫌恶的瞪他一眼。

2

“哼！朱恩平那家伙真是糟了艺术！”

狄可欣坐在莉亚的住处窗口，对着天花板放声大叫。

“你是说他不配当画家？”莉亚咬着笔杆，很惊讶。

“你为什么会有那种表情？”

“怎么？”

“惊讶？”

“不该不吗？”

“他简直是艺坛的耻辱！”她交叠着膀子望着窗外的落叶。

秋天到了。

“我不是火上加油，他的画可值得挂在国家美术馆上，可不是卖给那些世俗商人的。”莉亚说。

“不什么差别！他的画风我并不欣赏。”

“人家可是全才哦！当代唯一得过国际大奖的中国人哦！”

“得奖并不代表他就是完美的！”她仍然强辩。

“你那么恨他啊？”莉亚边说边写稿。

“有什么好恨的？”她笑笑，克制一下理智，“只是，看不惯那种盛气虚伪的骄傲！”

“那是他的特色。”

“特色？怎么变成是特色？不是缺陷吗？”

“现实一点吧！现代人都这样！”

“是吗？”“人们喜欢这样！”

“你真也认为是这样是对的？”她突然睁大眼睛。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干我们这一行，见太多奇人异事，朱

恩平算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正常？懂得制造新闻提高知名度叫正常？”

那是成名的小伎俩，那不叫花招，而且人人都这样，这是一个广告的世界，我们生活在广告中，资讯发达嘛！”

成名的代价是什么？他是自贬身价，我不认为他对艺术有文化教育的功能！”狄可欣换了一个角度骂。

“那是因为你不喜欢把自己的作品让人去评头论足！”

“不，莉亚表姊，这次你错了，我只是不欣赏他的品格罢了！”

“你们是学画，他到巴黎留学，学的是如何销售自己的画，我不卖画，因为我不以此为生！”

“你又怎么知道他是卖画为生？”

“你没明亮的眼睛吗？他的家置得像是嘉年华会，所有参加盛会的女人都像一棵挂满礼物的圣诞树！”

“你真偏激，那些女人都是有名作家或者什么家之类的，才不是圣诞树。”莉亚呵呵笑出声。

“一想到他就气，长得那么漂亮却表里不一……”

“算了，可欣，不要说了，我可没有同仇敌忾的心情，你不喜欢他就算了！”

“我可不喜欢他！”

“是吗！任何女人都爱他！”

“他是个风流王子？”

“怎么？你有兴趣？”

“才不，倒尽胃口呢！”

“会吗？他可是台湾最有价值的美男子哦！”

“是吗？”

“反正我喜欢他，我们不错，你干脆就眼不见为净吧！再说他坏话，我可会心疼的哦！”

莉亚做了一个怪表情。

她一愣，非常惊讶！

“你跟他？”

莉亚点点头，风骚的大眼睛闪着能干和美丽。

她捂着头，不敢去想像了……

“你干嘛那种表情？”莉亚放下了笔。

“喔！”她叫道：“你们都是功利主义者！”

莉亚的唇上挂着一种难解的微笑。

“我为什么不喜欢他？”莉亚笑着。

“为什么？”狄可欣睁大了眸子。

“他总有让人喜欢的地方吧！”

“也许他利用你。”

“你是说他利用我搞公共关系？”

“不是吗？”

“有吗？”莉亚低着头想了一下。

“你为他写了多少报导，他不抓住你，他要抓谁？”

莉亚看看窗外，也许没有想过这一层。

“太可怕了！”莉亚说。

“所以你要防着点！”

“我是说你太可怕了！可欣，你讨厌也犯不着把他丑化了！”

莉亚忽然转过头。

“如果你真喜欢他，也不该陌视他的缺点，美化了他啊！”

“可欣！”

聪明的莉亚有点茫然了！

“这不像你，莉亚表姊。”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